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许宝强：漫长六月后——守住战果，开拓想像，勇毅爬山，柔韧如水

用“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量度成效的准则，展开多元而不落俗套的抗争剧目，告别“全胜”vs“全败”等二元对立的选项，脱离“不可能的任务”的重担，走出绝望、告别彷徨。

2019-07-07



2019年7月1日早上，示威者在会展中心外和警察对峙。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刚度过一个漫长六月。在这个五四运动100周年，89民运30周年和雨伞运动5周年合流的2019年初夏，我们再次见证百万民众上街，包围政府机关、参与联署声明、动员落区集会、组织网络抗争，走出过去几年社运的颓势。

但与此同时，亦出现各种令人哀伤沉痛的画面，除了经受完全不合比例的警暴，众多民众身心俱伤以外，更有几位年轻人以生命向不义的政权恶法提出最后的控诉。

如何理解这场被一些建制人士称为“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或部分抗争者理解为“终极之战”(endgame)的反送中运动？又怎样分析其对香港社会未来发展的启示？

民意空前压力，政权战略性退却

过去几年，尤其2016年后，香港政权对“伞运”反攻清算，以DQ、修改议事规程、选择性起诉等手段，打压民间异声，代表中共极权临近的“红线”不断扩张伸延，亦间接令抗争运动内部分裂加剧，无力感弥漫。在这种历史脉络中，上场执政的林郑团队，乘民间抗争势弱，以“好打得”的气焰，不断强推各种劣策恶法，例如一地两检、明日大屿、疯狂DQ，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因此也加剧了权力的傲慢，制度暴力亦愈来愈超越了大部分港人的认知和道德底线：

当台湾当局明确表示不接受港府“惺惺作态”后，林郑一众仍厚颜以港人在台被杀作借口；当政权只对商界让步，够票就不再做最起码的咨询，甚至连伪善的公关也不屑一顾；当609百万人上街、612围堵立会、616二百万人游行，林郑政权仍然只肯“暂缓”修例、作毫无诚意的道歉，最终惹来民心背离，甚至更激烈的抗争。

这一切，都早已写在墙上。

6月16日200万民众上街，之后林郑政权的战略性“败退”，可以说是制度暴力无限膨胀、官员极端傲慢，贪胜不知输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林郑政权之所以愈来愈野蛮，与中联办近年的直接干预有关。在中国陷入政治经济险局，采取维稳压倒一切的大气候下，西环干政所采用的政治逻辑，是“一步不让予民众”，无意解决问题，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种政治操作，在中国大陆的极权管控程度较全面、犬儒文化相对浓烈的社会现实下，或许行得通，因为官僚体制可以借助发展主义（或“搵食大晒”）与“爱国主义”来寻求民众的认受。然而，在香港这个信息相对开放，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多元的政治伦理、道德价值的社会，依赖这种只计算利益权谋、不择手段、极端暴力、目中无人的“现实政治”，尝试强推条例，继而引发609, 612, 616和71的强烈反弹，是“好合理好合逻辑”的。

政府的欺人太甚、不断犯错，只是导致其被迫作策略性后退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令政府退却的重要原因，是抗争主体的勇毅意志，以及民众的相互补位、如水柔韧，各种不同的抗争方式产生强大的协同力量。

民众能成功阻挡“逃犯条例”于今夏通过，建基于聚合了“和理”游行集会、“勇武”围堵冲击的不断“升级”。从5月的校友师生联署，到609百万游行，到612包围立会阻止二读……加上不同形式的行动——和平游行、联署声明、勇敢包围、罢工课市、物资医护、绝食明志、妈妈集会、唱诗颂经、文宣影像等——的协同效应，以及自我牺牲、受伤被捕、同伴互信、手足互助所产生的强大感染力，结集成616二百万民意的空前压力，并一直延至71的各式后续抗争。

目中无人的傲慢政权被稍微压下，被迫“暂缓”修例轮流“致歉”、只能龟缩会展观看“视频升旗”；民意也促使曾下令于万人结集场地发放150枚催泪弹及开枪的警队高层，忽然变得“害怕”烟雾、“担心”人踩人的危险，命过去对手无寸铁民众极之“勇武”的警员，弃守立会。



2019年7月1日早上，示威者在龙和道放“FreedomHK”气球。摄：陈焯輝/端传媒

“爬山”之前“若水”以后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是反送中运动被高举的抗争伦理，“如水”(be water) 则是行动的原则，这大概是抗争者总结及反思过去的经验，对后占领伞运撕裂和抗争方式的一种建设性回应。

在“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原则下，抗争者进一步提出“不分化不笃灰不抹黑不割席”，很有意识地尝试克服社运的内部矛盾、对立以至撕裂，希望维系抗争的团结与力度。在与政权短兵相接、枪口一致对外的环境下，这种运动伦理、分工合作，较容易维系；然而，当战事拖长、压力加剧，仅靠大局为重的策略性的考量，恐怕未必能让这种抗争伦理扎根。

要真正坚实地克服分歧，需要在更根本的层次上，建立不同取态的人之间的互信及尊重之伦理。

要真正坚实地克服分歧，需要在更根本的层次上，建立不同取态的人之间的互信及尊重之伦理。循不同路线爬山的队友，倘若真诚地直面差异，并相信大家爬山的原因和想到达的终点，都是值得尊重和相互认同的，那么不论内外敌人如何分化，也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和力量，守护原则、分工合作。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抗争者是否愿意在根本上厘清运动的短期目标与长期愿景，进入寻根扣问（radical questioning）——兄弟姐妹们想爬的“山”是甚么？要攻顶（终极愿景）？还是只想走到山腰（短期目标）？为了甚么而爬山？向外部阻力说不？还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生命选择？还是两者并存？

如果反送中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保卫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以至守护一种有别于谎言管治、利益权谋、暴力至上、搵食大晒的人伦关系、生活方式，那么“五大诉求”——撤回条例、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追究警方滥权施暴、主责官员下台——的满足与否，就不应成为衡量运动最终或唯一的成败准则；但假若针对政府的“五大诉求”才是运动的终极目标，那么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自然是分析判断这目标在一定的时段内能否达致，并以此为准则，衡量过去的所有行动形式，是否有效。

如果用短期的五项目标的达成与否，来评断反送中运动的成败，那么不仅和平游行示威无效，甚至在围堵冲击、流血被捕、占领立会之后，林郑政权一样依然故我，并开始反攻清算，似乎亦同样彰显了“勇武”的失败。换句话说，依据五大诉求（或伞运时的撤回人大831决议）达成与否作衡量成败的准则，被认为是“和理非”或“勇武”的行动形式，均可说是“失败”的。因此，思考行动“升级”，似乎不应再围绕由一种不成功的行动形式（“和理非”）转向另一种不成功的行动形式（“勇武”），而是需要从根本上厘清上文所分析的政治经济局势下，当政权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包括各类物质和制度（行政立法司法媒体学校）暴力，抗争者应做些甚么工作、需要多长时间，才有可能迫使政权完全退让？如果寻找有效的方法本身，已很可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那么为运动设下短暂的达标时限，会否为抗争者提出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而这种以快速达致这些短期目标作为衡量成败的准则，在形势比人强的脉络下投入很可能“失败”的“升级”行动，会否产生一种不经意的效果——加重抗争者与民众的绝望感觉？

如果寻找有效的方法本身，已很可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那么为运动设下短暂的达标时限，会否为抗争者提出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而这种以快速达致这些短期目标作为衡量成败的准则，在形势比人强的脉络下投入很可能“失败”的“升级”行动，会否产生一种不经意的效果——加重抗争者与民众的绝望感觉？

正如我在别的文章指出，“升级”的意思，并非指个别行动的形式，因此没有哪一种工作先验地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如果目标是上述五项短期针对政府的诉求，“升级”与否，需要看行动能否实际上增加政权的压力及作恶的成本。工作也不一定需要区分为“前线”与“支援”，而就算一定要区分，亦不应只有一种：因战线不同，文宣论述、结集人数、社区攻防、直接冲击的“前线”与“支援”，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例如，在社区攻防中，有效地组织地区放映或可算是“前线”工作，剪片及制作是“支援”。更重要的是，就算划分了“前线”与“支援”，在目前政权与民间实力对比悬殊的状况下，单靠某一种类型的行动形式，都很难达到“升级”的效果。只有在具体并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环境下，不同行动形式相互配合，产生协同效果，令政权的压力及管治/作恶成本增加，才算是真正的“升级”。



2019年7月1日，七一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然而，如果我们爬山的原因，是为了保卫“免于恐惧的自由”，拒绝谎言暴力，守护或建立互信互爱的社群关系，让人活得像一个人，那么行动成败（或是否升级）的准则，自然不囿于五项短期针对政府的诉求是否达致，更重要的是用不同形式参与抗争的人数是否不断增多，投入公共政治的意识是否逐步提升，守护相助、坦诚互信的社群关系是否伸延深化，以至民众的精神体质能否持续增强，让更多人有意欲及能力抗拒劣质管治、谎言滥权、赤裸暴力，投身于保卫大众能享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漫长抗争。

决定行动成败的因素，除了抗争者的努力外，还受制于历史势态，以至一些偶然的因素。

值得补充的是，决定行动成败的因素，除了抗争者的努力外，还受制于历史势态，以至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这次能迫令政权作策略性的让步，是在中共的新管治方式主导下，林郑政权贪胜不知输，劣政超越了大部分港人的道德底线的社会脉络下产生；另一方面，这亦可能与林郑政权想借助台湾杀人案，但她与其团队却严重低估了送中条例的复杂性这偶然因素有关。这两项因素相加重叠，不仅团结了不同派别的民间力量，更快速地政治化了200万的民众，为走向抗争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提供有利条件。因此，抗争者的努力并不完全决定运动的成效；同理，如果和平游行、冲击占领均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也不全是抗争者或民众的责任。在政权采取了“战略性退却”的策略下，例如七一的警察退出立会，其后相对克制地不使用大规模的直接暴力，只低调进行反攻清算，希望挣回点所剩无几的民意，这可能是反送中抗争更艰难的挑战的开始。

如果“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是反送中的运动伦理，“如水”则可以理解为行动形式的指引。如水，不仅是指不作长期占领，更是无特定形式和轨迹的行动。回到爬山的比喻，如水般的登山，遇死路即懂自行拐弯，不会拘泥於单一的“升级”轨迹。倘原定的中途站（如五项针对政府的诉求）暂时此路不通，“如水”的抗争者大概是会不断学习，努力寻找新路，尝试以别的路线登顶（走近免于恐惧的自由、守护人伦互信抗拒极权入侵）。

换句话说，“如水”就是不按既定的抗争剧目，其成效也源于出人意料的举措，超越政权所能预想和安排的戏码。例如弃守已占领的立会，令引君入局的“暴动戏码”失效，抗争者保

护文物、取食付钱、脱口罩读宣言、“一起走”的行动，则完全脱离了政权所计算安排的剧目，也冲淡了打破玻璃、卷闸、镜头等预定戏码所期望的效果。

勇武的温柔、和理的愤怒

抗争者在立会内的其中一句口号是：“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无用的”。这场冲击之后，政权的回应依旧：不认错、不撤回、不下台——其实是想帮民众补上另一句：“愤怒冲击也是无用的”。为什么它想令抗争者觉得做什么事都无用？真的是无用吗？还是因为这些抗争行动其实极之有效，令政权十分惊恐不安、无法应付，因此才企图制造抗争无用的谎言？

正如上文所分析，如果以是否达致五项针对政权的诉求作为衡量成效的标准，那么冲击围堵等被认为是“勇武”的行动形式，跟集会、游行等被认为是“和理非”的方法，在政权主导安排的抗争剧目下，同样无效。不过，如果以活得像一个人、建立互信互爱的社群关系及由此而走近“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衡量成效的准则，那么在这次运动中，“勇武”与“和理非”均表现出色，并相互补足。

“勇武”与“和理非”不仅感召和鼓励数以十万计的首游民众参与公共政治，同时也感召和鼓励了不少“和理非”变得“勇武”，又把“勇武”冲击转化为同路人之间的大爱包容，于是我们看到占领立会的“勇武勇士”的一个不能少，同伴相互提点、彼此保护、温柔关爱；又看到“和理非”的泛民、教徒、牧者、社工、教师、医护、母亲、大叔、师奶、司机，站在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前、于枪林弹雨之中，或以医院家庭、交通工具、学校教会、社区街角保护下一代的各式“勇武行动”。正是这些揉合了“和理非”与“勇武”，抵制了政权媒体偏狭的暴力指责，化解了各种简化的二元对立、分化撕裂，留住了站在抗争者一方的人心。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打破立法会大楼的玻璃。摄：陈焯輝/端传媒

换句话说，这些“如水”的不同行动形式的真正成效，在于超越了过去主要由政权主导的抗争戏码，挑战二元的论述框架，开拓出新的抗争想象。

换句话说，这些“如水”的不同行动形式的真正成效，在于超越了过去主要由政权主导的抗争戏码，挑战二元的论述框架，超越“勇武”vs“和理非”、“有大台”vs“无组织”、“左胶”vs“本土”、“升级”vs“落区”、“选举”vs“街头抗争”等以行动形式界定的抗争戏码，开拓出新的抗争想象。当勇武冲击的真正力量在于用爱与关怀感动诸众；当“大爱和理”所产生的感召源于勇敢无惧、坚毅不屈；当温柔诗歌力量如水般转化为坚毅之盾，当勇武之士脱下头盔为旁边的战友加持，终于让我们清晰看到勇武的温柔、和理的愤怒，这大概才是“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最根本支柱。

厘清了爬什么山、为甚么爬山，再配合如水的策略，走出过去的管治抗争剧目，迈向守护人vs非人的底线，大概是理解香港漫长六月的重要钥匙。如水勇毅的抗争者所想象的endgame，或许是一场不同于主流电影中经常呈现的二元对立、忠奸分明、立竿见影的终极之战，而是很可能比六月远为漫长的抗争。

在进入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直面根本的问题，校正抗争的愿景，分析运动所置身的社会脉络，寻找政权的终极局限——极权操作的一步不退、只能依赖军警和维稳力量的赤裸暴力，或质素低下的“建制爱国贼”的制度及语言暴力，无可避免将愈来愈失去民意的认受。只要民众能学习避免政权所编写的“穷得只剩下暴力”的剧目，用温柔的勇武、愤怒的理性、包容的大爱、悲伤的坚韧，真诚地直面差异、接受争论、相互尊重，从根本建立和守护彼此扶持的“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抗争论理，让所有仍沉溺于“分化笃灰抹黑割席”的论述无地自容，跳出容易令人陷于绝望的“不可能任务”，消解抗争目标和行动形式的矛盾。

勇毅爬山、柔韧如水的反送中运动的一个根本“敌人”，是缺学无思。如水般爬山，需要做的是重新思考、学习，以厘清愿景、分析脉络、扣连行动，并形成新的抗争主体，告别犬儒、虚无。用“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量度成效的准则，重新评价过去的社会运动、教育论述、社区行动，肯定当中孕育今天青年抗争者如水智慧、勇毅品格的所有认真的工作，展

开多元而不落俗套的抗争剧目，告别只剩下全胜vs全败等二元对立的选项，脱离“不可能的任务”的重担，走出绝望、告别徬徨。

如何守住暂时阻截修例的战果，以避免犯上政权的贪胜不知输的错误，继续升级以汇聚更大量的民意、孕育更勇毅如水的抗争主体，逐步推进，也许就是漫长六月后进入更漫长的endgame的首要任务。

基于管治范式转移，政权可能会在战略性地走回头路，也就是再次温水煮蛙；但也可能不顾一切要急促而彻底地改变游戏规则。如何守住暂时阻截修例的战果，以避免犯上政权的贪胜不知输的错误，继续升级以汇聚更大量的民意、孕育更勇毅如水的抗争主体，逐步推进，也许就是漫长六月后进入更漫长的endgame的首要任务——花点时间厘清愿景、开拓想象、减少犯错，以避免走更多的冤枉路。

勇毅爬山、柔韧如水，不需要急，才可以快。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评论

许宝强

逃犯条例



热门头条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周保松：自由诚可贵——我的微博炸号纪事
3. “七五”事件十周年：为何“发展”与“开明”没能解决新疆问题？
4. 早报：何韵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呼吁保护港人、除名中国
5. 中国开启强制垃圾分类时代：上海模式能否复制台北经验？
6. 沙田反修例游行后，警方大规模进入商场清场，警民爆发冲突多人被捕
7. 华人富豪政治课：任正非和马云，指点中央可以到什么地步？
8. 富士康的捷克西游记：欧洲标准重塑台式资本主义？
9. 新疆的“再教育”：从“多元帝国”到“民族同化”
10. 【独家专访】林飞帆：“今日香港、今日台湾”是我现在面对中国的视角

编辑推荐

1. 谁拥有华为？
2. 【香港科幻作家系列】谭剑：香港科幻，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中来谈
3. 华人富豪政治课：任正非和马云，指点中央可以到什么地步？
4. 【独家专访】林飞帆：“今日香港、今日台湾”是我现在面对中国的视角
5. 没有中华民国籍的大马侨生，如何沦为坐黑牢的“匪谍”？
6. 专访导演万玛才旦：荒诞的故事决定了表达的形式
7. 谁撑起言论自由的保护伞：特朗普Twitter帐号与色情杂志《好色客》

8. 柴春芽：与在刘晓波两周年忌日——13.86亿分之1秒的目田

9. 大街小巷筑起连依墙，彩纸散落香港十八区

10. 华人富豪政治课：“中年”的鸿海，新生的郭总统之梦

延伸阅读

台湾青年声援香港反送中：“我们知道、我们晓得、我们在乎”

一名在台湾的香港青年说，已经开始接触移民公司，但他同时说：“身为香港人，我们会坚持到最后，起码让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辜负下一代。”

黎班：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之后，香港面对的两大课题

在港人的抗争下，港府已经宣布暂缓条例草案的审议并发出道歉声明。然而，香港仍然面对《美国 - 香港政策法》取消和北京加强控制香港这两大课题。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思考和情绪，但都同样希望去告诉社会：到底什么是暴力？为什么他们要冲击？他们不可忍受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读者来函：从加拿大飞香港，我的反送中游行日志

有人把一只淋雨的Buzz Lightyear公仔移到了屋檐下，他背靠的纸板上写着“WE ARE STANDING IN THE FLAMES REACHING FOR THE SKY”。